

外面的世界，与此间的乡村

□ 撰稿 | 木卫二

7月20日，影院复工的第一天，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就像它曾许诺的那样，如期而至。

早前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展映时，手册上介绍说，它的画面上，吹拂着伊朗导演阿巴斯的遗风。它的名字，也会让人不小心以为是阿斯哈·法哈蒂的经典作品。有意或无意被模糊的辨识度，似乎再次说明，它包含了许多暧昧晦暝的空间。

如果只是模仿伊朗名导阿巴斯，其实不会有这篇评论。至于由《第一次的离别》会产生第一次、第二次……第十次“离题”，未必也是主创本意。《第一次的离别》，到底更靠近一部主旋律电影，还是一部电影节电影？又或者，根本无需回答这个问题，它只是一部儿童电影。所谓儿童电影，意味着它只会借助儿童的视角和眼光，去打量成人世界和周围社会。所以，孩童们理解不了大学，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学好汉语。他们做的，只是大人教他们做的事。

天真懵懂与幼稚可笑间，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又难能可贵地靠近了新疆的真实。故事发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，也就是南疆。沙雅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，和田河、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在上游交汇后，形成塔里木河，继续向东奔涌，直到蒸发断流。

塔里木河周围的农垦区，意味着种植棉花有好收成。同时，号称千百年不死的胡杨林，也会出现在电影中。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几次出现小孩子抱着小羊，坐在胡杨林上看风景。画面之中，小羊的生命是以天数为计，孩子们不过八至十岁，胡杨树的寿命却是数百上千年。

那么，谁才是这片土地的见证者？你可能



会说是胡杨林，那我告诉你一个狡猾的答案，是电影。

无论作为命题作文、当下写照还是童年耳语，《第一次的离别》都见证了一个学习故事。红领巾、家长会、迟到被训、背诵王维的诗词……它们都完全是任何一所中国小学会发生的景象。

学校以外，小朋友一直在找东西。妈妈又聋又哑又疯，他一开始就找妈妈。结尾，风雪交加天寒地冻，他又驱马出门，找小羊。而他们的亲人，也在谋求一个更好的出路——寻找未来。有人想要去城市，那里有更好的生活，但年迈的父母不让。哥哥告诉弟弟，要考上新疆大学。那大学又是什么呢？

汉语只考20分的小姑娘，因为迟到哇哇大哭。这显然是导演设计达成的真实反应，就像肯洛奇和是枝裕和，经常对儿童演员做的。你要小孩子去演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你可以捕捉到，他们真实的情绪反应。最后，小姑娘坐在车后面，要被送去库车的汉语学校，学习，为一个更好的汉语成绩。库车和村子那一头的许多地方，有大人们说的美好的未来。

《第一次的离别》的故事情境，有点像我记忆中，上世纪90年代的东部乡村，生活简陋，就像一台永远在滚动播放《西游记》的电视机。不少人也会想到拉华加《旺扎的雨靴》、李睿珺《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》、杨瑾《有人赞美聪慧，有人则不》、周全《西小河的夏天》。可是，以上所列儿童电影，都不会有《第一次的离别》来得有意思。

外面的世界，与此间的乡村，以截然不同的分秒速度在行进。

快的，会抛下慢的。慢的，只会原地更慢。随着塔里木河的水，一起消失，被蒸发。■

